



你坐车要横丢钱丢人 我拾金不昧无怨无悔

本报记者 李一能 邵宁

“寻人,两名 50 岁左右的男子,2014 年 12 月 26 日 23 时 18 分在定西路近法华镇路乘坐一辆海博出租车前往沪松路汉庭酒店。你们遗失的皮包和现金在的姐李凤琼处,她找了你们 3 个月,而你们欠她 69 元车钱和一句对不起。”

去年 12 月 26 日深夜,的姐李凤琼遇到两名喝醉酒的“极品乘客”,一路对她无礼骚扰,最后没付车钱就下车跑路了。可能是跑得太急,其中一名乘客的包竟忘在了出租车上,里面有万余现金和一大堆银行卡。

10014 元,相当于李凤琼两个月的收入,有人劝她把钱留下,就当是对方对她的补偿,但李凤琼不想这么做。昨天,她与记者取得联系,希望能够通过媒体找到那两位乘客归还失物,尽管一想起那两个乘客她就会生气,但“捡到东西要还”是她做人最基本的原则。

醉汉坐车落下巨款

2014 年 12 月 26 日深夜,的姐李凤琼驾车在定西路近法华镇路遇到了一位扬招的路人。靠边停车后,此人没有上车,带来了两名满身酒气的同伴,关照李凤琼把他们送到沪松路近来亭北路上的汉庭酒店。

两名乘客都是 50 岁左右的男子,外地口音,看上去喝了不少酒。的姐最怕在大半夜遇到醉酒乘客,李凤琼并不太想接这笔生意,但考虑到深夜他们打车也不方便,就开车出发了。没过多久,坐在副驾驶位子的男子突然和她搭讪起来:“美女,你长得这么漂亮开出租可惜了,跟我就给你 200 万。”边说边拉李凤琼的手,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

见李凤琼不搭理他,男子开始骂脏话,还去抢出租车的排档。“请你注意自己的形象,不要影响我开车。”那一刻,李凤琼又气又怕,只能强作镇静和他周旋,一心只想快点把他们送到酒店。

在快接近目的地时,前排男子突然大喊要下车,而一直一言不发的后排男子此时开口了:“对不起,车钱不能付,因为你没把我们送到目的地,是你让他不高兴了。”说罢两人下车离去。

心怦怦跳,脚刮刮抖,李凤琼忍着眼泪把车开到加油站,下车时发现副驾驶座位下有一个皮包,是刚才前排男子遗失的。打开一看,里面有 1 万余元现金和一大堆银行卡。

的姐以德报怨寻失主

面对这笔天降之财,有朋友劝李凤琼自己拿了这笔钱,反正乘客发票都没拿,肯定找不到她,

很欣赏李凤琼。

欣赏她,当然是因为她以德报怨,同时,也因为她的真。

李凤琼的真,给我印象至深的,有两点:其一,她说,如果当天晚上就去酒店,也许就能找到两个醉汉,可是因为“太生气”,没有去;其二,她说:“他们还欠我 69 元车钱和一句道歉,这是人格尊严的问题。”放着近万元钱不取,却想着人家“欠 69 元”,这样的矛盾,就是统一在“人格尊严”上。

微评 人格的尊严

江砚

如果,李凤琼留下这笔钱,应该是很“安全”的——两个乘客,喝醉了,又没付钱,几乎没有找到她的可能。但是,李凤琼觉得这样做,有违她的做人原则。这,也是人格尊严。一个人,如果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,就可以清风朗月,问心无愧,一身正气,清白做人。可惜的是,这

一点,许许多多像李凤琼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做得到,而一些占据高位、挣了大钱、得享大名的人,却未必做得到。

李凤琼是一个普通人,她拾金不昧的故事,也很普通。但是,她的真,她的人格尊严,值得我们每个人敬重。这,正是我们不惜版面,报



■ 今天上午,李凤琼在记者面前清点包内财物

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

就当是对方的赔偿,正好出口恶气。但李凤琼觉得不可以,虽然她从未遇到过如此蛮横无理的乘客,对他们的行为也非常愤怒,但一事归一事,乘客丢了的东西出租车司机有责任交还,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。

“其实那天晚上如果我把皮包送到酒店,也许能找到他们,但当时实在太生气了,加上已经很晚了,就没去送。”李凤琼说。第二天,李凤琼把皮包送到公司,又和公司管理人员一起去浦东康桥派出所报案,但警方表示要到事发地才能报案。因不想耽误做生意,李凤琼把失物交给了公司管理员,委托公司处理此事。

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,李凤琼上个月收到了公司对她拾金不昧的奖励 200 元,却被告知失主还是没能找到。于是李凤琼决定自己去寻找。拿回了皮包和现金后,李凤琼与本报取得联系,希望通过媒体寻找当天晚上的那两位乘客。

“别人都说我傻,费这么大的功夫帮两个欺负过你的人,但我觉得捡到东西要还给失主是我做人最基本的原则,况且他们还欠我 69

元车钱和一句道歉,这是人格尊严的问题。”李凤琼说,她不要任何回报,但求问心无愧。

愿意成为“百分之一”

上午,李凤琼开车来到报社求助。记者看到,两名乘客落下的是一只黑色的男士手提包,样子挺括。里面装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、一些装潢图纸和一个 U 盘。钱包里现金一共是 10014 元,还有 10 张银行卡,包括工行、农行、建行、中行等。此外,记者还发现了一张某汽车行的奔驰会员卡,会员名字是“李智”。记者初步判断,乘客可能是做装潢生意的老板。“还有药。”李凤琼又从包里拿出一长条白色的药片,“我担心,他丢了包,没有及时吃药会不会耽误病情……”

记者上午与海博出租公司五分公司一车队调度戴先生取得了联系。他表示,确有其事。去年 12 月 27 日,李凤琼拿了一个包来,说是乘客掉在车上的。他让李凤琼送到公司去清点并寻找失主。

李凤琼说,她是名外来媳,来上海近 20 年了,开出租车也有 5 年了。她曾经多次捡到过乘客的失

物,每次都亲手送还,因此她也与许多乘客成为了朋友。2 年前,曾经有几个来上海旅游的小伙子,在她的车里遗失了一个装有 2 万多元现金的 LV 包,发票也没有拿,在派出所急得满头冒汗。民警劝小伙子别抱太大希望,99%是找不回来了。乘客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打了几家出租公司的电话,没想到李凤琼很快为他们送回了包,2 万多元完璧归赵,一分未少。

“对于遗失东西的乘客,我很同情他们。”李凤琼说她也丢过东西,在最艰难的时候把仅有的几百元丢了,连第二天吃早饭的钱都没了,那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“急得发疯”。别人同样劝她“99%是找不回来了”,没想到捡到钱包的人后来与她联系,把钱包送来了。“我请他吃了顿饭,把钱全吃完了,从此我决定要成为那 1%,只要捡到的东西,都要送回到失主手中。”

“他们应该挺急的,钱倒是其次,这么多卡补起来可够呛。”说起那两个“极品乘客”,李凤琼说事情过去那么久了,其实气也消了大半,只希望尽快找到他们归还失物,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。

对话李凤琼

记者面前的李凤琼,中等个子,皮肤白皙,笑容热情。她的头发在后面扎成一把马尾,一身蓝色的工作服,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。今年 40 岁的李凤琼老家在四川达州,1996 年来上海打工,现在已经是位“新上海人”了。今天上午,记者和她有了这样一段对话。

记者:你是什么时候当上的姐的?

李:我是 2010 年开出租车的。之前我做过 7 年服装厂流水线的工人、毛纺厂工人、超市营业员。你看,我里面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。

记者:开出租车很辛苦吧?

李:我是做一天休一天,出车的那天早晨 4 点半就起来了,把 80 岁的老母亲安顿好(我最近接她来治眼睛),6 点出车了。晚上 11 点结束,女司机,不敢做到太晚。然后还要洗车加油,到家总要 12 点半了。

记者:一天要工作 17 小时啊。月收入怎么样?有 6000 元吗?

李:没有。平均每月 4500 元,我每天记账的。

记者:现在的收入和你刚开出租车时相比,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?

李:降低了。那时路没现在这么堵。我今天早上从浦东开到仁济医院,整整一个半小时,车费才 60 元。

记者:你还有孩子要抚养,这样的收入够用了吗?

李:差不多够了。

记者:你遇到两名如此无礼的乘客,为什么还要惦记着把包还给他们?

李:我来上海这么多年,也遇到过许许多多困难,都是上海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帮助我。所以我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,也要尽力而为。还有,在老家的时候,父母一直教育我,要尊老爱幼、勤俭节约,捡到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还。

记者:开出租车 5 年,你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乘客吧?有好乘客吗?

李:当然有,好的乘客多!记得有一回我因为打官司缺 2 万块钱,急得不得了,车上有位乘客听到我打电话(我跟乘客打了招呼,把车停下来接的电话),他了解了所有情况后,主动提出借给我 2 万块钱。我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就这样,素不相识的乘客帮助我渡过了人生一个大难关!(泪水涌满眼眶)

记者:如果你找到这两名乘客,最想对他们说什么?

李:我想告诉他们一个道理:不要欺负出租车司机,万一在车上落下东西,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。

本报记者 邵宁 李一能